

# 雪窦山 文化周刊

WENHUA ZHOUKAN

## 《光绪奉化县志》记载的5座凉亭

□陈大甫

凉亭是我国古建筑中一种专门供行人驻足停留休息避雨的场所,“十里一驿,五里一亭”,可以说有路就有亭、有暇就有亭、有岭就有亭。我国的人口多数在农村,所以凉亭多数也建在农村。虽然它只是几间路边的平屋,低矮简陋,但为人们遮风挡雨,千百年来出现过一幕幕朴实而又感人的场景。旧时奉化全境大小凉亭数百座,但在清《光绪奉化县志》有记载的却只有78座,在所附县境全图上标出的更只有5座,从东到西分别为五里亭、十字塘亭、湖口亭、双溪亭和入山亭。笔者近日走访了这5座凉亭。

松岙五里亭。在松岙去裘村的大路上,东距松岙5里,因名。这里南北两山相距甚近,是一处山峡,过了凉亭,前面又豁然开朗。《忠义乡志》载,此亭一呼安在凉亭,又名韩家青凉亭。1960年修奉松公路,路从亭北过,后数年凉亭毁于台风。几年前修建的沿海中线,这一段路与奉松公路重合。现在这里树立屏凤式标语牌,高3米长约20米,用红底白字写着松岙镇规八则。凉亭虽已不存,但这里是进入松岙的主要通道,来往车辆行人多,宣传效果显著。

莼湖湖口亭。在莼湖镇朱家店村东二里系楼隘村地域,旧时是奉东松岙、裘村、杨村、后琅四乡百姓东去白杜、县城的必经之地,同时北过楼隘可达鄞县横溪,楼隘人俗呼湖口凉亭。该亭本世纪初尚存,后来冒头至白杜金峨村、冒头至横溪盘松和楼隘至朱家店村的3条道路先后铺筑水泥路面,这个大三角把湖口凉亭围在三角形的中心。再后来凉亭拆除建造了硕大的三角形连体广告牌,高4米,每边长约8米,3幅巨幅标语写在不同的画面上,一幅是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幅宣传“五水共治”,写着“全面开展截污治污,努力建设美丽莼湖”;第3幅是“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永远坚持群众路线,坚决维护群众利益,认真做好群众工作”,落款是莼湖镇党委、政府。

尚田双溪亭。旧时奉化至宁海是经尚田、下岙、孙家到方门,白溪江和方门江在孙家村北汇合成东江,那里有座十余孔长的石梁平桥称双溪桥,双溪亭就离桥不远。双溪亭是一座骑亭,道路穿亭而过,面阔三间,四周都是竹林。因地处通衢,每天行人不绝,故亭旁有商店、饭店。后来奉宁(海)公路修建,公

路是尚田经下王、庙后董、张家到方门,千年古道逐渐式微。上世纪60年代东江治理河道拉直,双溪桥和双溪亭均已不存。

裘村十字塘亭。在裘村南2里,五代后梁时期,岳林庄庄主布袋和尚在此囊沙垒堤筑十字塘,得田2千亩,并在塘堤与大路交叉处建平屋1间,使农人有避雨之所,人称十字塘亭。南宋宝庆年间这里开通了去象山的渡运航线,称东宿渡,凉亭扩建成3间。宋元明三朝屡毁屡建,清康熙三十九年(1698)改建成石柱木梁,始得无恙。嘉庆年间又在其后建茶亭3间,每年夏季向路人施茶。2005年因亭旁公路拓宽整体拆除,4年后在旅甬乡贤的资助下在近旁易地重建,石柱木梁均系原物。前后两进共6间,前进是凉亭,石柱间的横木是供人小憩的凳子;因已无需施茶,故后进陈列历史、摆放书报,供人浏览。中坐布袋弥勒佛像,不忘他围涂造田和首建凉亭的功德。每天都有来此休闲聊天的村民。

溪口入山亭。溪口西北约5里,位于雪窦山东南山麓登山入口处,旧时是溪口进入雪窦山和四明山腹地的必经之路。据文物普查资料记载,

宋至和二年(1055)雪窦寺僧达观率先首建此亭,名雪窦亭。元至元年(1355)僧人石宝瑛重建。明万历年间更名雪窦禅关亭,后几经废兴,清时称入山亭。1934年,沪上闻人杜月笙陪同蒋介石上雪窦山,见亭宇已破烂,为取悦蒋介石,主动出资拆除原有小亭,扩展成三明两暗五间新亭。1941年4月,入山亭被侵华日军烧毁,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再次出资按原样重建。该亭坐北朝南建于山坡之上,上下皆设石踏阶,四柱七檐,重檐歇山顶,非常雄伟,就凉亭而言省内恐无出其右者。入山亭匾额系明代画家唐伯虎所题,相传唐伯虎曾到此一游,在亭内小憩时以木炭当笔题入山亭3字,后人摹其笔迹刻匾悬于亭内。2003年,入山亭被公布为文保点,近年从入山亭至雪窦寺前的御书亭2.5公里古道已整修为健身游步道,来此户外活动或步行登山的人群络绎不绝。

旧时凉亭已不复存在,但村口和村中绿地却不断出现四角亭、六角亭、双亭甚至长廊,这些亭子建造精美,座位舒适,楹联、匾额都十分讲究,但这些亭子的功能已经从歇脚、避雨转变为休闲、观景、候车,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吧。

## 古村岩头

□陈雪帆

一股山泉分多路细流,从岩石缝中流过,日夜发出潺潺的吟唱,然后通过一座长不足百米,人称“下高桥”的古桥,向远方流去。古桥两侧的石狮子正在向人们讲述着这里的百年沧桑。溪流两岸垒起高高的堤坝,堤坝上是密密麻麻的民房。这就是属于奉化的古村岩头。

事隔半个世纪后,今年5月,我在儿子和儿媳的陪同下,又重去了岩头。那岩头虽还是旧时相识,但已是旧貌换新颜。下高桥旁的“春生”小店已荡然无存,我曾送饭走过的小路多了几位衣着入时的外乡游客。在下窗门外婆住过的老屋,似乎更加破旧。那分家时摆放家具等物品的天井已长了杂草,我们趁机在此照了一张相片,以作纪念。如今已70多岁高龄的表弟毛永华,在原先住过的房间里为我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家宴,这一切的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儿时的情景。

从我记事起,我的新娘舅就在下高桥西侧开了一家取名为“春生”的小店,经营着南北杂货和日用百货,3间店面,进门左侧,整齐地用几口小瓦缸装着红白糖和红枣之类的货物;右侧则是柜台,柜台里是账桌,账桌后是货架,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外婆则住在离店约十分钟路程,叫下窗门的老屋里,我跟母亲去探望外婆时,也是住在这里。那时,外婆常会叫我去给小新娘舅送饭,于是,我提着饭篮沿着溪边一条狭长细小的石板路走向“春生”小店。

我没有见过外公,我出生时,他早已故去。而外公的父亲我叫阿太的是见过的,他常含着一根自制的、长约不到1米的旱烟管吞云吐雾。年迈的老人家有一次却忘了年龄,爬上凳子到橱顶去取咸草(是一种带咸味的草类植物,用来捆绑商品用的)来插烟管,一不小心凳子侧翻了,人就重重地摔了下来,不幸去世。

事情闹大了,于是按照旧的习俗办了一场丧事。然后我的3位娘舅进行了分家。这分家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先是把家中所有物品,如被褥、炊具、农具、家具等等全部拿出来,分成3份,摆放在天井的3个边缘,然后每家取走一份。我母亲是没有份的,俗话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从这次分家的物件看来,外婆家并不是一个富裕的人家,最多只能说是一个中等以下水平的家庭。

我母亲生在岩头,长在岩头,是地地道道岩头的女儿。每年春节她在婆家忙完年事,就去看望外婆,每次我都跟着她去。俗话说:“少年外婆家”,因为常去,我对岩头有着不同寻常的爱。

我家在奉化六诏,到岩头约有15公里的路程。从六诏出发,经三石过剡溪,然后爬过三石岭就到了。三石岭比较陡峻,但有不规则的鹅卵石铺就的台阶,山路两旁树林茂密,时有鸟儿歌唱,尤其在春天,满山杜鹃花争奇斗艳,使人心旷神怡。这条路我随母亲不知走过了多少次。现在交通发达,爬三石岭去岩头的人,恐怕已是凤毛麟角。

## 记忆中的溪口婚礼

□凌金位

有一年秋天,我在溪口公棠村亲眼目睹过一场颇具奉化民俗风情的婚礼。如今,新郎新娘的儿子已经上小学四年级。每当我看到这个顽皮的小男孩时,眼前就油然浮现出当年的良辰美景。

那是一个难得的好日子。秋阳猛烈,璀璨,天空湛蓝,一碧到底。上午10:30,新郎来迎娶新娘,临近家门响起了阵阵的爆竹鞭炮声。新郎西装革履,胸前插着一朵小红花。进屋前,几个髻龄儿童用长凳将新郎拦住,据说这叫“敲糖”。嘻笑喧闹中,新郎摸出几张早已备好的百元大钞,收下“敲糖钱”,撤去长凳子,新郎翩然进门。

酒宴就在宽敞的院子里举行,上面搭着毛竹架,盖了一块硕大的遮阳布。长条凳,八仙桌,青瓷碗,竹筷,调羹……里里外外,合计9桌。乡风十分淳朴,没有繁文缛节。菜一道道地端上来,酒一瓶一瓶地打开,大家举杯举箸,欢快地吃将起来。我觉得当地的一些菜很有创意,如生粉裹着肉圆煮熟的饺子,炖得红通通烂熟的猪蹄黑木耳,还有麦粉裹就被炸得金黄蓬松的溪坑鱼。公棠村离新昌嵊州不远,菜肴既带宁波风味,似乎也带了一点绍兴口风。

按本地风俗,今天这样的日子,新娘子的舅舅是最厉害最神气的——就算平时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辈,也应该坐在上席,过了一把长拳瘾。新娘新郎敬酒时基本上风调雨顺,各桌通关过后,就转进屋里的一桌,那一桌客人都是新娘的单位同事,这些人可不是吃素的。他们围着新人,嘻嘻哈哈地要他们站在凳上做刁苹果的游戏,新娘新郎叼了几次都没叼到,倒是有那么几次一不小心将嘴巴亲到了一起,引来一片哄笑声。

正午的阳光像锦缎似的从万米高空甩下来,小溪闪耀着金鳞。苍穹更高了,更蓝了,还带着一丝湿意,像是刚从染缸里捞出的靛青色的布匹似的。

宴毕,摄影师跟着新人去村庄各处拍录像。下午15:30,厨师用托盘端着满满一碗饭上楼,饭上有大块红烧肉,有油煎豆腐,一位很有些福气的长辈一口一口地喂给新娘吃。当地人叫“轿前饭”。吃好“轿前饭”就该出门了。下楼时,新娘毕恭毕敬地鞠了三个躬,这算告别父母。刹那间,新娘眼里噙着泪花。新娘新郎离开家门时,又响起了噼啪的爆竹鞭炮声。新娘刚走出家门,后面就泼出一盆水来,呵呵,总算看到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接下来的事有点类似于长亭短亭、十八里相送。从亲戚家到村口,站着十多个妇女,都是新娘长辈,有外婆、姨妈、舅母、姑妈……妇人一手捧碗,一手执筷,碗里是半碗面条、两个鸡蛋。新娘每走到一位长辈前,长辈都用筷子喂新娘三口面条,再往新娘手里的一个毛巾袋倒进两个鸡蛋。新娘梨花带雨,长辈暗暗抽泣。那场面很感人,不经意间觉得自己的眼眶也是湿湿的。

“为什么要让新娘吃三口面条?又送两个鸡蛋?”我向本地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打探。老人道:“吃面条象征夫妻长命、长久,装鸡蛋象征团团圆圆、代代相传!”我恍然大悟。中国谐音文化,真是博大精深。

8辆黑色轿车排成一字型,候在村前的马路上,迎亲队伍整装待发。最后的环节来到了,新娘上车前换下旧鞋,穿上一双新鞋;娘家的兄弟(新娘的表弟)把新娘抱上轿车。娘家的一位长辈用香烟点火燃稻根装进铜火爐,象征火种传到夫家去了。

一场极具溪口特色的婚嫁总算结束,让我大开眼界。我的老家在富阳,离奉化也不过几百里,两地婚嫁仪式差异甚大。仅仅是本省范围内就风俗不同,要是拿其他省份去比恐怕是情形迥异,要是跟少数民族去比应该是霄壤之别,这就是因地而异的民俗文化吧。



弯弯飞桥出,激激半月靛 毛朝晖 摄

## 童年夏天

□沈泉荣

### 烈日下粘蜻蜓

小时,我最讨厌是夏天的午睡,每当吃过午饭,大人叫我午睡时,我就只好假寐一下,等父母睡着后,便悄悄起床溜出去粘蜻蜓。

粘蜻蜓的工具是自制的,用一根竹竿,竹竿的一头插上一根弯成弧形的篾丝,像一柄羽毛球拍状的骨架。接着去屋檐下、楼梯弄、门柱旁等专找蜘蛛织的网,把蛛丝缠绕在篾圈上,缠得细细密密的。然后冒着烈日,去粘各种各样的蜻蜓。那时,房前屋后的蜻蜓很多,尤其是中午和傍晚时候的河滩头、水库旁等地方。

记忆中,我家屋后有一河,其实是较大一点的一个水池,那个地方蜻蜓特别多,夏天常会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景象,这时蜻蜓就更多了,各色各样的蜻蜓贴着水池的水面上飞翔着,此时,我们只要站在岸边,手拿着粘蜻蜓的工具,在水面的空中乱舞,也能粘上好多蜻蜓。那些停歇在岸边草丛上藤蔓上的蜻蜓,很少逃得过我这个黏乎乎的网络,往往一粘一个准。我就把这些粘住的蜻蜓装在一个预先准备好的尼龙袋中,有红蜻蜓,有黄绿相间的蜻蜓

王,最多的是黄黑相间的。偶尔会抓到一二只黑蜻蜓,特细特精灵。我对蜻蜓的眼睛很感兴趣,把蜻蜓抓在手里,对它那占了头部四分之四的一对宝石般的复眼总是左看右瞧,百看不厌。

回到家里后,找来线,绑了它的尾巴,任它飞来飞去,煞是好玩。母亲看到我这么多的蜻蜓,知道我又溜出去晒太阳了,她总是告诫我:“正中午的太阳很毒,要晒脱皮的,以后别再出去了。”我嘴巴上尽管应着,还是照晒不误。

### 学游泳

实在热得熬不住了,就约上几个邻居孩子,到溪坑边去玩一会水,或干脆到海滩的江里学游泳,或在海涂的沙灘上挖一个小小的坑,人就躺在坑里,将湿漉漉的海沙埋在身上。不知不觉中我们这些小孩都学会了游泳。

初时,我只是在一条浅江里,让身子俯卧在水中,双手扶岸,两脚岔开交替着拍打海水,后来发现自己两只手可以离岸了,人再不会往下沉了,便大着胆子一步步地来到了深水江里。在水中手脚并用,上下左右翻滚,渐渐地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游泳姿势。感觉最惬意的是一种

仰式的游泳,当累了的时候,身体就平躺在水面上,双手放在身边缓缓地划动,双脚向前轻轻地蹬着,两眼仰望看白云蓝天,真是舒服极了。游泳中,有时见到水面上冒出一串串水泡,我便潜入水去,捉上来一对鳖。

一次,我在家里玩时,用皮弹弓把邻居家的窗玻璃给弹碎了,母亲拿一根细细的竹梢要来打我,我在前面逃,她在后面追,当逃至屋后的一条河时,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突然间纵身一跳,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这下可把她给吓坏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浮出水面,直至此时,母亲才知道我已学会了游泳。

### 纳凉晚会

晚饭后,邻居们都纷纷将桌椅板凳或躺椅什么的都搬到了门口的那个道地里,大家坐的坐,躺的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聚集在一起,不远处一堆驱蚊的艾叶或青蒿明明暗暗地闪着火光吐着丝丝缕缕的烟雾。天黑下来后,一只只萤火虫也一闪一闪地飞来凑热闹,大家一会儿猜谜语,一会儿背童谣,一会儿讲笑话,也有各人随便的讲一个笑话的,会唱的人就干脆放开喉咙来一首,当然唱的不是什么流行歌曲,而